



黄土地之歌

高红十 著

# 延安一片月

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唤回和恢复记忆，  
是一种能力。没有记忆的民族，容易在现实的灯红酒  
绿中狂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延安一片月

高红十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一片月/高红十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

黄土地之歌

ISBN 978-7-307-09237-2

I. 延…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2127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武铁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 字数:273千字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237-2/I·458 定价:25.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 张福臣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 总 序

叶 辛

40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噢，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红土地”和“黑土地”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中心。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 目 录

三十年灯灭鸡啼 / 1

## 李家湾和三台庄

李家湾 / 9

宣传队 / 44

大队会计 / 63

西川河 / 100

最迟来到最先走 / 146

在延安感受三中全会 / 159

## 陕北人

哭刘老 / 179

问老曹 / 185

扇儿扇儿落一落 / 190

小三的月亮 / 195

## 四季回想

春天的苦菜 / 205

从来的黄土地 / 208

我不后悔，生活 / 211

那一年端午 / 217

- 看电影 / 220  
七里村 / 226  
往事如歌 / 230  
相信自己 / 233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 236  
黄土如诗 / 238  
四季回想 / 248

### 信天游和诗

- 黄陵山翠洛河川美 / 257  
信天游 / 261

### 知青后

- 关于《理想之歌》 / 271  
老三届的危机 / 288  
白纸黑字的往事 / 291  
应该 / 295  
曾经 / 299  
回延安 / 302  
知青后 / 311  
最后的女校生 / 343  
脖子 / 359  
传说 / 363  
延安一片月 / 366

# 三十年灯灭鸡啼



2011年春天摄于延安革命纪念馆

我站在房间里，手捏一张纸片。纸片巴掌大，上边的字迹曾经炉火纯青颜色，炉子灭火三十年，被沧桑砂洗的字迹入纸三分，令我不能不看不敢细看又不忍久看……

嗖嗖的，北风横扫，落光叶子的老槐树枝乱摇。

还是那不大的院落，还是北风摇树的季节。前方不远处电报大楼钟声依旧东方红一片，新不显新，旧也不见旧。这片房子却明显见老见颓不好意思地破败了。

嗖嗖的，尘沙肆虐，伸手去抹，收获满指缝颗粒，拂去再来擦了又有的颗粒，像悲欣难辨的来路，像不绝如缕的前程。回忆，总爱在北风扑面尘沙砾牙的季节麇集么？

三十年前我来这间派出所转户口，从北京转到陕西延长一个叫黑家堡公社的地方。我从简约的地图上远眺过那个地方，曲曲弯弯的线是延河——当年比黄河还要有名，黑点是黑家堡公社，从公社出发，逆延河而上十里——地图上大约往回挪两指头，就是我要插队的李家湾大队李家湾生产队了。

我那时刚过 17 岁生日，以全部的人生阅历人生经验去想象，也难揪扯住黄土地的半片衣襟。想不明白索性不想，只顾笑嘻嘻地转户口。我记得程序是这样的。解开户口本紫红色硬壳上的黑色绳结——那绳子像是一根鞋带，取下封皮，取下做为户主奶奶的那页，取下父亲母亲之后，又取下我的。随后把除了我的那张再原样穿进鞋带里系紧。我的那页被留在派出所，从此我像一片孤零零的叶子从家的树上掉下来了。

交一分钱手续费。办户口的民警对我说。三十年后拼命回忆，仿佛一张五官模糊的脸。年轻是肯定的，穿蓝色警服是肯定的，态度平淡是肯定的，其余便隐在三十年白花花的浓荫大雾中。交一分钱手续费。“一分钱”，因为钱数太少令我记住。因为付了这么少的钱完成人生这么大的转折让我终生难忘。

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一分钱在当时能做什么？转 50 万个户口

也才收 50 万分，合 5 万毛 5 千块，这散落在北京各个派出所的 5 千元转户口收费能干什么？实际又干了什么？

我像一片叶子从家的树上孤零零地掉了下来——这是我三十年后的今天往回倒着找的富有诗意又带点矫情的想象。当时我可没觉得孤零零，孤独这个词在那个时代毫无疑问属于资产阶级，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没有孤独感，因为不是我一人走，同校上百人，同班十几个人，分在一个队的还有班上其余三个女生。倒是留在北京的家里人有“孤零零”的危险。

之后陆续这样做的，还有我陆续长大的三个妹妹。说长大也很勉强，大妹妹解绳取页时比我还小，才 15 岁。她争着抢着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真是“年轻人，火热的心”，不长也得长不大也得大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是当年的我们，如今的少年恐怕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歌星捂着胸口唱“愁”，“想说爱你不容易”，“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唱了半天也没叫人听明白，“愁”的是什么，“愁”打哪儿来。或许如上岁数智者所说“撑的”。

到底是单号还是双号？年轻的女民警直戳戳地问我。

三十年了，谁能保持三十年不变的清醒记忆。我反问她：长安街北边是单号还是双号？

这其实是一个户籍警的基本功，街道门牌的排序方式，东西走向的街道北面是单，南面是双；南北走向的街道西面是单，东面是双。至少北京的街道眼下是这样排序。三十年前的排列方式应该是身为户籍警的她所知晓的。

我不知道。她如是回答，回答得理直气壮，回答得坦然，倒像是我故意刁难，出一个比她年纪还小的问题考她。不知道。她还加上了摇头，以示真的不知道。

那天我去插队迁户口的派出所，是想调出属于我的户口底卡究竟在三十年前的哪一天像孤零零的叶子从家的树上脱落的，哪一天？单位正在分房，人人皆知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工龄是计算分数的重要参照，直接影响分房的平米数。而我们这批人插队是算工龄的。我想查查究竟哪一天办理的离京手续，可否多抠出一年工龄——比如头一年12月转的户口呢？

但我一时无法说清当年的门牌号数，现在是5号，当年是否就是5号？依稀记得排过2号，但是记不清了。显然眼下2号或者5号要从两个不同的堆儿里——感觉是擦在地上，厚厚的尘土覆盖——翻捡找寻，找到找不到不敢肯定，能让这位年轻洁净的女民警蓬头垢面是可以肯定的。

京城这么大这么出名的暴土扬沙，一天不揩抹，桌面窗台瑟瑟一层，何况百万千天百万千层尘沙？

那我就在5号和2号都找找吧。女民警说。

三十年前离京的气氛，无论如何谈不上高昂。自己走定了，父母下干校大势所趋，15岁的大妹妹惦记着走，家里很快只剩下一个13岁，一个11岁的妹妹和80多岁的奶奶三口人。文革走过激烈走过逍遥走在小家庭拆散大集体迁徙道路上，前程未卜前程真的茫茫。我住的那个记不得是5号还是2号的大院子，因为地理位置和中南海红墙仅一条窄马路之隔，说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需要，闲散居民搬走，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一夜之间搬了进来，也就是说，这个

院子一下子被军管了。大门紧闭，进出大门要报家长的名字，哨兵对照名单认可，才能放人进去。客人不来了不说，连出门上街买瓶酱油买瓶醋都要不停报家长姓名。到了晚上9点，院里巡逻的哨兵会爬上一楼住家的窗台，半张脸从窗帘上端露出，敲着玻璃让你熄灯，怪吓人的。

不走不行了。

办了离校手续迁了户口，凭介绍信在西单商场买了一只价值27元的帆布箱子，还买了一床线绉被面，我没拿线绉被面留给了奶奶，我拿的一床蓝花被面的被子，还凭介绍信给爸爸的大衣换了个栽绒领子……其余就是家里自己穿的四季衣服了。

1969年1月24日离京是肯定的，因为我还留着那张小小的车票。穿得鼓鼓囊囊的我离家后先去学校，从学校集体去火车站。送行的家长凭送行的站台票进站，每个知青发两张站台票，但是送我的家里人决不止两个，好像大点的妹妹都来了，爸妈肯定来了。怎么来的不清楚。我们上车找到自己票面上的座位，推开车窗，头朝外看。车窗口挤满了年轻的脑袋，站台上攒动着成千上万的送行人。

有人哭了。特别是列车启动，送行音乐响起的时候，许多人哭了。坐在椅子上哭，挤在车窗上哭，几个人抱着头哭……愿那泪水永远圣洁温热，愿那泪水永恒。

我没哭，很镇定满脸绽笑地冲窗外送行的父母摇着红宝书。愿那笑容永远新鲜，愿那笑容永恒。

父母也没哭，规规矩矩站在白色安全线后边，摇着手里的红宝书，送自己第一个孩子远行。他们以为不哭比哭好，对自己好，对孩子也好。愿那脸上的表情永恒，愿那手中的摇动永恒——其实摇动什

么并不重要，经历过三十年来来去去，经见了数不清的送行与被送，人们最后的动作就是摇手，送亲友的车子走，送车上的亲友走，摇手、挥手、招手，愿那蕴含了万语千言的手势永恒！

往后的记忆混响在一片鸡鸣狗吠车轮铿锵汽笛呜咽中，编织进绿的风黄的雨鸭蛋青色石板上零落着李花瓣桃花瓣雪地上高飞着红色头巾的长长锦缎中……

在我走神的当儿，那位女民警已经出来，我第一个感觉是“没找到”，甚至为这结局做好了心理准备，三十年的事，哪有那么容易？第二个感觉是她还得多问我点信息，再回头去尘土堆中扒拉。谁知她抬起沾土的衣袖——对不起不好意思三十年的尘土还是把她弄脏了其实弄脏的应该是我——举着一张纸片，三十年前从我家树枝上孤零零掉下来的叶子，我的那张户口底卡，对我轻描淡写地说，还是2号，5号没有，我从2号找到的。

我拿着那张纸片，心慌意乱，不是因为底卡上的日子不如我的记忆，而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的鼻子贴到透明的玻璃幕墙上，抽去三十年历史的真空。胸口发紧，不动声色的激动。我还没有准备好，它就四蹄踢雪嗖嗖地迎面撞来……

三十年蓦然回首，仿佛“扑”地吹灭一盏灯，灯捻曳着淡蓝色烟缕，四野里鸡啼蒸腾。

# 李家湾和三台庄

